

□ 虚负凌云万丈才

李商隐集



虚负凌云万丈才

李商隐全传

李庆皋 王桂芝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吉)新登字 10 号

李商隐全传

李庆皋 王桂芝 著

责任编辑:李凤岐

封面设计:庄宝仁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张:13.375 插页:4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23 600

印数:1~10 180 册

ISBN 7-80604-283-10/I·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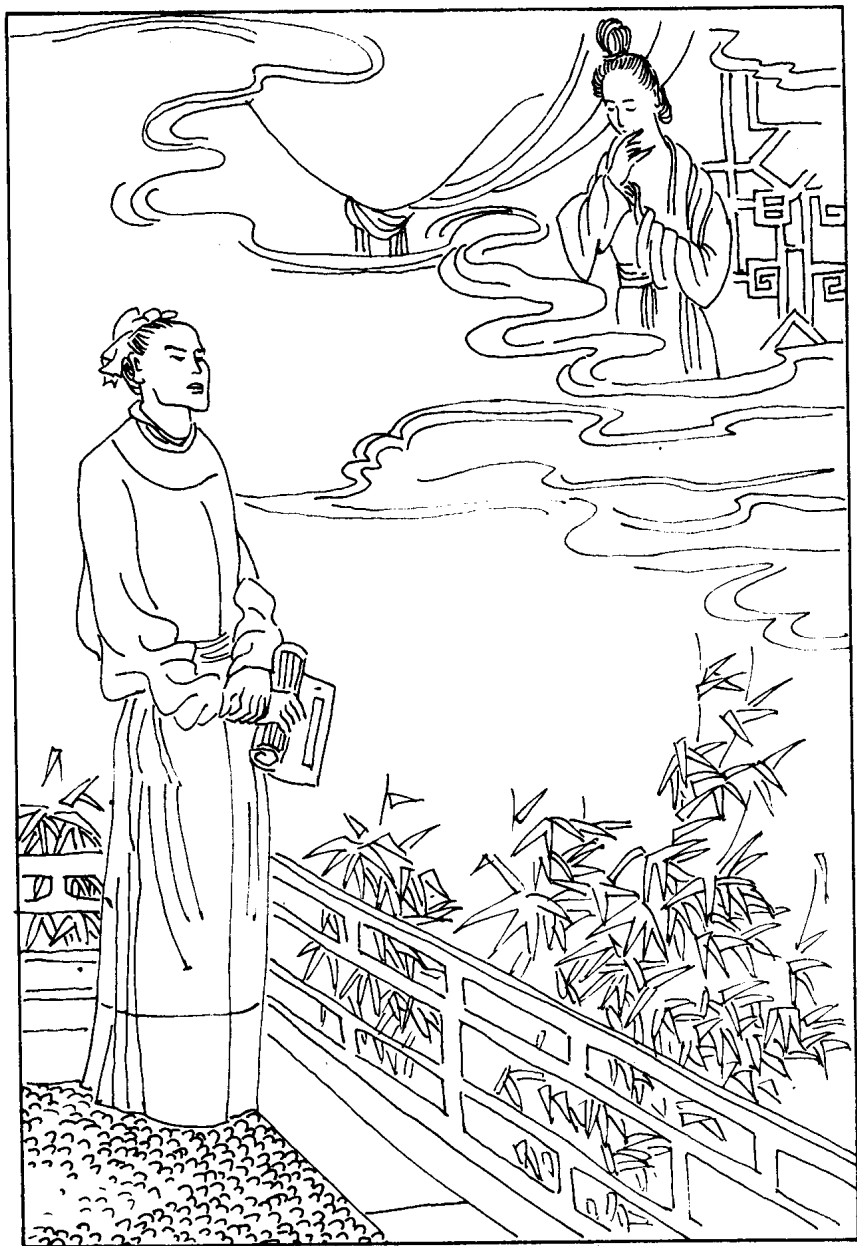
定价:19.50 元



作者李庆皋与王桂芝夫妇近影



玉谿生画像



心有灵犀一点通



巴山夜雨漲秋池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

编 委 会

主 编 俞朝刚 杨德宏

副主编 王占通 董辅文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占通 王长元 李凤畋

李庆皋 李焕荣 庐山

杨德宏 杨子忱 张同义

俞朝刚 董辅文

选题策划 李凤畋

总 序

中华民族已有七千年的悠久历史。

中华民族在广袤富饶的土地上，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刚健有为、刻苦耐劳、聪颖深邃、自强不息、英勇奋斗、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中华民族以宏大的包容精神，持续而富于创造性地谱写了灿烂的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旖旎多姿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先民留给今人极为珍贵的宝藏，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它凝结着炎黄子孙改造世界的不可磨灭的业绩，包含着华夏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艺术家、科学家及各个领域先贤的丰厚的创造。其中，也包含历代才子（才女）们的特殊贡献。

才子（才女），是指有突出的聪明才智、在某一领域有特殊才华和特殊贡献的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两句诗道出了从先秦以来，中国历代“才人”后浪推前浪、灿若群星的态势。这些才子（才女）们，在当时推动和领导着某一领域的时代大潮，他们更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化遗产。

《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将再现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的英姿、才华、业绩，以及他们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从而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中华民族精英的形象。

在当代中国，人们怀着强烈的时代感、现时的价值观与审美观和面向未来的长远见地，去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去寻觅

和探求时代脉搏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切合点，在迈向 21 世纪的征程中，为我们民族快速前进而不息地拼搏。中国历代才子（才女）们给予今人以不可估量的智慧和原动力。中国历代才子（才女）实在很多很多，《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仅仅遴选出一百位巨子，由一百位作家撰写，他们将尽心竭力，妙笔生辉，再现巨子风采。历史的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以激励民族自豪与自强，以历代巨子精英们的精神激发民族发奋与奋进，用爱国主义传统推进中华民族的振兴与腾飞。这需要我们全民族的共同努力。时代需要各个领域率先世界水平的民族巨子。策划、撰写、出版这套《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的主旨就在这里！

目 录

第一章	干谒汴州府	(1)
第二章	初识温钟馗	(18)
第三章	堂叔病归西	(36)
第四章	受知令狐楚	(49)
第五章	屡试屡落第	(74)
第六章	辟聘崔戎幕	(91)
第七章	学仙玉阳山	(117)
第八章	热恋女道姑	(134)
第九章	京都大动乱	(162)
第十章	情痴崇让坊	(185)
第十一章	金榜终有名	(211)
第十二章	恩师坐仙逝	(229)
第十三章	比翼双飞鸟	(259)
第十四章	宦海苦奔波	(285)
第十五章	沉沦郑幕府	(311)
第十六章	再沉徐州幕	(334)
第十七章	陈情令狐绹	(355)
第十八章	八月葬亡妻	(373)
第十九章	漂泊东川幕	(385)
第二十章	游魂归故里	(404)
后 记		(415)

第一章 干谒汴州府

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 827 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汴河里的浮冰，犹如凋落的梅花瓣儿，一片片漂在水面上，随着水流，悠悠地漂向远方。

一个身着白色粗麻布长袍，头戴方巾软帽的少年，伫立在河岸上，痴痴地凝视着那梅花瓣儿似的浮冰，向远方悠悠漂漂而去。

他还是个孩子，可眉宇间却流露出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深思熟虑，紧抿的嘴角窝，微微上挑的眉梢，充满着自信和豪气。

“少爷！看什么这样入神？赶路吧。”

身后一位年过五旬的老者，肩背着一个蓝布包袱，催他上路。

“堂叔，不是说好了吗？别叫我少爷。您不是仆人！您教我读《五经》，教我作文吟诗练字。您是侄儿的恩师才是。”

“这事儿，不要总挂在嘴上。该挂在嘴上记在心里的是发奋

读书，重振咱们李家门庭。好吧，你别不高兴。你排行十六，就叫你十六郎吧。但是，一会儿在令狐大人面前，我还是要称呼你少爷，别叫令狐大人笑话你家穷，连个跟随的仆役都没有。好，别说了，走吧。”

十六郎知道自己拗不过堂叔，只好随他去吧。

刚抬腿走两步，突然感到脚趾疼痛难忍，不由得“哎哟！”叫了一声，跌坐地上。

“你这孩子！——怎么啦？看把衣服弄脏了，怎么去见令狐大人！”

十六郎气鼓鼓地把一双新麻鞋甩掉，又把一对新布袜扯下，看看大脚趾上的水泡，愤愤地回道：

“在家，我说不穿新做的麻鞋，你和俺娘就是不依，好像穿上新麻鞋，令狐楚刺史老爷就会喜欢我的诗文，将来就能高中进士第！哎哟，疼死我啦！”

堂叔似乎也觉得侄儿说得在理，但是，又觉得在堂堂刺史大人面前，穿双露脚趾头的破鞋，太失体统。当看见侄儿双脚上那些大水泡，心疼得在河边团团转，后悔不该和嫂嫂一起逼迫侄儿穿新鞋。路，走得太急。从东都洛阳起程，经过故乡荥阳也没停下歇一歇，一直走到汴州，让侄儿怎么受得了哟！

他捧起十六郎的脚，搂进怀里，禁不住浑浊的老泪滚落下来，连连摇头叹息。

十六郎见堂叔掉了泪，忙把脚从堂叔的怀里抽出，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步，脸上堆满笑容，道：

“堂叔，不疼啦！光脚丫子走路真舒服。在家耕田，我就愿意光脚，走吧。”

“这成何体统！应举士子，怎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露足行走！”

“堂叔，等到了刺史大人府，我再穿上鞋，去拜见大人。现

在先让两脚舒服舒服……”

十六郎边说边快步走在前面，还不时回头招呼堂叔快走。
堂叔拎起麻鞋，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

二

汴州，是座古都。早在战国时代，魏国就定都于此，称为大梁。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往昔魏国的繁华已不复存在。在魏王宫殿旧址上，重新建筑起刺史府第。府门前有两头石狮，圆睁巨目，龇着獠牙，蹲伏左右两旁。琉璃瓦的大门楼，飞檐插空，雕甍彩螭。兽头大门，用鍍金制作，在阳光下，金辉灿烂。

十六郎走到近前，慌忙穿上新麻鞋。

令狐大人府第这等豪奢，简直与王侯之家不相上下。堂叔边瞧边自语道：

“唉！安史之乱以后，这些刺史、节度使、观察使，权力越来越大，府第越来越讲究，……”

“堂叔，令狐大人高官得做，雄踞一方，府第讲究气魄，有什么不好？假如我……”

“住嘴！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岂可为个人口腹享乐钻营？看来令狐楚不是个廉吏，干谒他，你只会学坏，不会学好。是赃官，就不会珍惜人才，不会向主考官推荐你。”

“堂叔，我……”

十六郎不愿意离去。已经走了这多天，晓行夜宿，千辛万苦，才来到令狐家门口，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不管他是清官还是贪官，见见面再说嘛！

正在这时，从大门里冲出两条汉子，一个手持腰刀，一个手握宝剑，老远就大声吆喝道：

“你们何故在刺史老爷府前喧扰？一定是尴尬人，快快从实

招来!”

一个箭步，两条汉子已经站立在叔侄俩面前，用刀剑把他俩逼住。

堂叔年纪大，见过世面，并不慌张，抱拳施礼之后，和颜悦色地解释道：

“诸位小哥勿恼，勿恼。这是我家少爷，昔日寒窗苦读，今日‘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特来干谒汴州刺史大人，请……”

“什么？老家伙，你说什么？这小乞丐会吟诗？还要巴结刺史老爷跳龙门？哈哈！”持刀汉子狂笑道。

“滚开！快滚开！刺史老爷没功夫理睬你们！”

握剑的汉子更不客气，连推带搡，骂不绝口。

堂叔被推得连连倒退，但仍然不断地解释求告。

“住手住手！狗奴才！我本王孙皇族，不会吟诗作赋岂能来干谒汴州府大人？快快去进府禀报！”

十六郎挺胸昂首，大声吆喝。两个看门奴才吓了一跳，停住手，重新端量这个自称“王孙皇族”的小乞丐。这小子长得不错，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一副富贵相。不过这套行头，却太寒酸。粗麻布长袍，不知传了几代人，他穿在身上又肥又大，有些地方已经成灰白。足登一双新麻鞋，没穿袜子……

持刀汉子端量到这儿，不由得“噗哧！”一声笑了，讥讽道：

“我说皇家公子哥，昨晚到哪嫖妓去啦？袜子都忘穿了，是不是？嘿嘿！”

十六郎低头看看双脚，才想起刚才慌忙穿鞋，忘了袜子，窘得满脸通红，又听那汉子信口雌黄，气得脸色霎时惨白，正欲辩白，忽然，听到从刺史府传出呼声：“刺史大人出府——”只见一队士卒排成两列，手握各样兵刃，鱼贯而出，接着是举着

“肃静”“回避”牌子的衙役，最后是一乘四人抬着的漆黑小轿，悠悠走出来。

乘轿人似乎已经听见门外的吵闹声，撩起轿帘，探出头，向这边张望。

两个持刀握剑汉子连忙抱拳鞠躬，解释道：“是两个乞丐，我等正在赶他们走开。”

“领进府里，让他们吃顿饱饭吧。”

“是！刺史大人。”

乘轿的刺史大人吩咐完毕，扫了一眼这一老一少，摇摇头，正要放下轿帘，十六郎抢前一步，跪倒地上，朗声道：

“刺史大人！学生姓李，名商隐，字义山，乃怀州河内人氏，与当今皇上同族同宗。学生苦读寒窗，吟得诗赋数十篇，还著有《才论》、《圣论》，敬请大人赐教。”

刺史大人复姓令狐，名楚，颇有文学天赋，二十六岁登进士第。善属文，才思俊丽，精于章表书启等今体文，名重一时。在太原幕府任掌书记时，每当太原的章奏传递到朝廷，德宗皇上都能辨别出是他所写，颇为赞许。令狐楚历事德宗、顺宗、宪宗、穆宗和文宗六朝，官越做越大，名气越来越高，故而有许多读书人都想用诗文干谒，求他向主考官推荐。

令狐楚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向主考官推荐某某的人。他的门下，没有无能之辈。他接过递上来的诗赋文稿，略略扫了一眼，抬起头，看李商隐依然规规矩矩地跪在地上，嘴角向上提了提，顺手捋了捋花白胡须，道：

“不必拘礼，站起来说话。”

李商隐依旧伏在地上，回道：“弟子初入师门，与恩师说话岂敢无礼？”

令狐楚微微笑道：“你并未踏进吾家大门，老夫怎可受你师礼？快快请起。”

“不！大人已经接了弟子的诗赋文章在手，今生今世，大人就是弟子的恩师。请恩师受弟子入门之礼。”

“哦？……哈哈！小儿郎，倒很机灵。”令狐楚被李商隐童声童气的小伎俩逗笑了，重新打量伏在地上的那副瘦弱单薄的身子骨，收敛笑容，关切地问道：“来汴州几天了？住在何处？”

“回禀恩师，弟子从洛阳出发，走了三天，刚刚到汴州城就来拜恩师，尚不知住在何处才好。”

“噢！午饭还没吃吧？”

“不瞒恩师，弟子连早饭都没吃，就来恩师府门前，等候给恩师行入门之礼。”

堂叔站在李商隐背后，对侄儿的“小伎俩”已经提心吊胆，惧怕遭到刺史大人申斥，当听见侄儿又说这话，更加担心，连连咳了两声，想制止他不要再说下去。

令狐楚把那持刀握剑汉子叫到近前，吩咐道：“领他们进府，先吃饭，然后安排到客房休息。”

两个汉子送走刺史大人，又向李商隐和那老者报了姓名，赔了礼。原来这两人，是刺史府上看家护院的家将，持刀者名叫胡舟，握剑者名叫蓝苡，此刻变得异常和蔼可亲，陪着叔侄俩进了刺史府。

三

吃饱饭后，由管家令狐湘引领，经过抄手游廊，穿过一道垂花门、两道月亮门，来到西跨院客房。

一踏进西跨院，就听见笛声阵阵，忽而高亢激越，忽而低沉幽咽，忽而轻快舒缓，异常悦耳。李商隐喜欢声乐，尤其擅长吹笛，他不由自主地停下脚，倾听了一会儿，对走在前面的管家问道：